

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丛书

永远的门

王保民 主编
邵宝健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永 远 的 门

邵宝健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2号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永远的门

邵宝健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) 南宁星火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70千 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张：4
印数：1—5,000册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包晓泉 封面设计：张文昕
总策划：冯艺 技术设计：韦方红

ISBN7-5363-1855-3/I·448(G) 定价：2.20元

主 攻 篇（代序）

林斤瀾

四五年前，我在一篇谈小小说写作的文章里，引用了常用语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。现在想来，不合适。谈写作谈什么也好，不打比方不生动，一打比方不免跛足。写作的事，本来说不“死”。若呆板去说，倒弄出“死相”来了。

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，有一阵用在政治生活里，是著名的贬义词，可委屈它了。我先前借来说小小说的写作，不过表明这么那么个特点，不关贬与褒。现在又来说小小说的写作，也还用这两句四字句——八字落地，两厢分

开，又稳重又气派吧。不合适的地方，改改个把字如何？

“攻其一点，略及其余”。“攻其一点，远及其余”。“攻其一点，遍及其余”。“攻其一点，影射其余”。“攻其一点，想见其余”……好像都可以。这不是“死相”，是说不“死”的好处，也是难处。

怎么说“攻其一点”？因为只能“攻其一点”。

据说小说的写法有新有旧，先算它是这么回事吧。再算它旧写法里，多半是顺序写来呢？这儿那儿顺一顺，顺进去千把字跟喝口水一样。又算它新写法爱好跳来跳去，没准落脚在不要紧地方倒像是恰好，好进去两千字不怕腰疼。一个短篇作兴万字往外、一个中篇高兴十万往里。

可是小小说的领土，全部，才千把两千过不去三千字。“攻其一点”是命里注定的事了。

什么叫“点”，“点”就是小说的“小”。不论长篇短篇，凡小说都要把“小”当帽子戴上。十来年前我出过一本谈文的书，书名是“小说说小”。以为小说的“小”，就是日常用语的“小地方”，也就是文艺行话的“细节”。一位前辈小说家把“细节”比作零件，说“小说好写，零件难找”。这是深入浅出，又随手拈来个比方，遂成名言。

小小说更多一个“小”字，也就是字数——篇

幅——地盘上扼得更紧些。紧得“攻”起来不能“强攻”“硬攻”，纵有强硬的重型武器，这点儿地方，不够转动一个轮子的。这点儿地方的紧，还不能绷，再绷就崩了。反倒要松，要宽松，谁要是不能领会宽松的好处，早晚得崩。全靠精选了个细节——零件，随着从容道来，散漫道来，自由自在道来。地盘是紧，精选细节是紧。从容散漫，自由自在的是松。初看不少间言碎语，到头来都是帮衬着主要细节，或是扶持这精选零件的个个侧面。有这松这紧的结合，才会有扇面上的大江东去，斗方中的气贯长虹。才会有“攻其一点，遍及其余”。

遍及其余，若死扼起来是不可能的。小小说不可能，大小说可能吗？不说别的，单说世界上不论大小事情，没有一件是孤立的。每一发生，每一发展，都是四通八达，都立刻，都同时又通又达。一支笔写得过来吗？只能“花开两朵，单表一枝”。表完这一枝，再表那一枝，顶多是花插着来。

若不死扼，遍及其余又有可能。这就是攻其一点的同时，留下许多空白。空白又叫留白又叫布白，若留得好布得妙，勾起感觉，触动感情，激发感想，天空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……

空白是一种艺术手段，这手段在我们祖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请看空空舞台，随手是门是窗，随步是山是水。空间和时间都因无为，所以无限。国画更加明显，不但花木无根，群山都可以不落地。画

家把构图构思，直接叫做“布白”。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，什么“计白当黑”，“字在字外”，也就是音响上“此处无声胜有声”的意思。

小说不论大小，都要留够空白。若讲究中国的气韵、气质、气氛、气派、气、渺茫，请从空白着手，让空白把气落空——其实是落实。请看山水灵秀地方，灵秀是气不可见，若建一空灵亭子，可见空白了，也就可见灵秀的生机，穿插空白而显现生动了。

小小小说弹丸之地，怎生空白？其实没有空白，反倒无以为生！中国的小小说，不讲究空白，难道端着金饭碗去讨饭吃！

中国的小小说，好比中国山坳水沿，几竿竹几段木头的婷婷的亭子。

中国的小小说，是只画几笔的册页。

在中国的小小说里，要读得出中国绝句的气韵来。五言二十个“千金”，七言的字二十八“贤人”。千年可以不减当年，千里不掉渣儿些许。

“山中何所有

岭上多白云”

十个大白字，谁也认得。那气韵呢，怕也感觉得到，却又说不清楚。究竟在哪个字背后，藏着气韵来？不在哪个字背后，是在十个字漂浮着的茫茫空白里。果真茫茫？若果真茫茫不知所之，那气韵的气象韵味，岂不什么象也认，什么味也可。若什么都认可，又怎么说得这里的气韵呢！请看后边十

字：

“只可自怡悦
不堪持赠君”

这是范围，也是归宿。这里是这样的气象和韵味。

还要见见慷慨激昂的气韵吗，请看：

“前不见古人
后不见来者”

这里的空白是整个历史，浩浩渺渺。不过气韵呢，又给引导到一条路上：

“念天地之悠悠
独怆然而涕下”

北京的天安门广场，原来在城楼红墙外边的长安街上，东西各有一座叫做三座门的牌坊，典雅庄严。五十年代因有碍交通，因扩大广场，拆掉！拆好不拆好，是另外一个专题。当时可有一番争论，其中有一说：广场广大，是大气派。但有范围，如果无边无沿，那是旷野了。广场的极限，在建筑学上是计算得出来的。当决定拆除时节，有论者学者跌足捶胸，叹道：气儿跑了。

最后提醒一句，小说的空白不是全无限，是有所限。小小说周旋余地小，所限尤其紧要。若放任全无限，那就可以不用什么艺术手段。正是无限又有限，越松又越紧，才是艺术手段的用武之地，考验之门。

门的断想

邵宝健

门和人类活动的关系太密切了。

门有时是那么美好可亲——关上门就有一个温馨的小天地，甚至在危急时刻能挡住灾难和外力的蹂躏。门有时又是那么可憎。它使你饱受被拒之千里的心灵风霜，它窒息清新、断绝信息，使你失去阳光而终日与阴暗结伴。有时我们甚至会抱怨，会愤忿，世间怎么会有那么多门，或挡人于门外，百呼不开；或使人如入迷宫，不能速达；走错了门，还要叫人平添苦恼和尴尬。

1963年，我进入杭州的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校门，5年后，

踏进了浙西一家简陋小厂的厂门。1980年秋天，我调回故乡湖州，才领略常进家门的滋味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一扇门。简而言之，我想打开神奇的文学之门。这个怪念头，不是在从事工作以后，而是在读初中的时候遽然产生的。可是我太没有文学的天赋和才华了，也缺乏从事文学创作必备的刻苦精神和忍耐寂寞的意志力。我不过是对文学有一种多情的渴念而已。但是，我要说，文学曾经是炭火，在那些苦涩而忧郁的蹉跎岁月里，给过我暖气和慰藉。即便有喧嚣，有咆哮，我也没有停止过对文学的痴想。

1978年9月，省城的一家文学月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宁静的窗幔下》；翌年，省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小说《青春的情感》。我试图继续写些篇幅短小的小说。我突然感到，我写这种对生活的即兴表白的小小说，似乎挺合适。

1984年秋，我脱离机关统计工作，调到本地一家日报社任副刊编辑，主要责编适宜报纸刊用的小小说。

那一年，我第二次搬家，新居是别人多占而又退出的共有5扇门和5个大壁柜的旧宅。卧室里那两个与邻居相连的似乎可以用拳头击破（其实是很坚实的）壁柜，成了书架。有一天，街坊上一对男女终未成眷属的不幸和壁柜的印象碰撞，给了我灵感。后来我写成了不足两千字的《永远的门》。读过我的

作品的朋友会知道，与《永远的门》的男主角相比，我太幸运了。“郑若奎”的内心未能被女邻居理解，未能打开心灵之门，便匆匆离开了人世，而我写了这个“郑若奎”，却不意中打开了小小说深宫的幸运之门。这不免常使我眼圈湿润。

能够成大事业的毕竟是少数极有才华而又特别幸运的人。大多数人的一生事业，恐怕只能和“小”结缘。是的，我很喜欢读小小说，很喜欢写小小说。和“小”字结缘，我感到轻松，感到自如。只要“小”得有特色，“小”得有个性，“小”也会有意义、有价值的。

阿拉伯故事里“芝麻开门”的神力是没有的。但即便是最坚固的门，也存在启门的钥匙。这枚钥匙，就在您的手里，亲爱的读者朋友。

目 录

主攻篇（代序）…林斤澜（1）

门的断想……………邵宝健（6）

永远的门……………（1）

继 父……………（5）

流 言……………（9）

古楼下的座钟……………（13）

玩名片……………（16）

百慕大三角区……………（19）

世 风……………（22）

申 辩……………（26）

望远镜……………（29）

赝 品……………（33）

惯 性……………（36）

幸福可乐……………（39）

纸 钱……………（42）

曾经的阳台……………（45）

奇想的力量·····	(50)
青橄榄·····	(55)
老 屋·····	(58)
妈 妈·····	(63)
陪 吃·····	(66)
说 病·····	(70)
亮 叔·····	(73)
接力木·····	(76)
一件小事·····	(79)
生 命·····	(82)
硬拳胡宗葆·····	(85)
矫 正·····	(88)
魔 桌·····	(90)
娱乐电话·····	(93)
初次出击·····	(97)
鸟 鸣·····	(101)
滚动的新房·····	(105)
人格的力量·····	(110)
茶杯的幽默·····	(113)
怪 症·····	(116)
香水月季·····	(119)
荒诞的奇遇·····	(122)
清 高·····	(126)
邻 居·····	(129)
后 记·····王别民	(133)

永远的门

江南古镇。普通的有一口古井的小杂院。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家。一式古老的平屋，格局多年未变，可房内的现代化摆设是愈来愈见多了。

这八九户人家中，有两户的长住人口各自为一人。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雪娥。

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。

“你早。”他向她致意。

“出去啊？”她回话，擦身而过，脚步并不为之放慢。

多少次了，只要有人有幸看到他和她在院子里相遇，听到的就是这么几句。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，真使邻居们泄气。

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了吧。苗条得有点单薄的身材，瓜子脸，肤色白皙，五官端庄。衣饰素雅又不失时髦。风韵犹存。她在西街那家出售鲜花的商店工作。邻居们不清楚，这位端丽的女人为什么要

独居，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情却确实实没有结过婚。

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，迁居于此的。他是一家电影院的美工，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的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。四十五六的人，倒像个老头儿了。头发黄焦焦、乱蓬蓬的，可想而知，梳理次数极少。背有点驼了。瘦削的脸庞，瘦削的肩胛，瘦削的手。只是那双大大的眼睛，总烁着年轻的光，烁着他的渴望。

他回家的时候，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，玫瑰、蔷薇、海棠、腊梅，应有尽有，四季不断。

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。

他没有串门的习惯。下班回家后，便久久地耽在屋内。有时他也到井边，洗衣服，洗碗，洗那只透明的蓝色高脚花瓶。洗罢花瓶，他总是斟上明净的井水，噙着嘴，极小心地捧回到屋子里。

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。

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。这只书架的右上端，便是这只花瓶永久性的位置。

除此以外，室内或是悬挂，或是傍靠着一些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。

从家具的布局 and 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，这屋里缺少女人，缺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

种温馨的气息。

可是，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拭擦得一尘不染，瓶里的水总是清冽，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、盛开着。

同院的邻居们，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着，他捧回来的鲜花，能够有一天在他的隔壁——潘雪娥的房里出现。当然，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。

于是，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。

秋季的一个雨蒙蒙的清晨。

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：“你早。”

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：“出去啊？”

傍晚，雨停了，她下班回来了。却不见他回家来。

即刻有消息传来：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，心脏跳搏异常，猝然倒地，刚送进医院，就永远地睡去了。

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。

那位潘雪娥没有哭，眼睛委实是红红的。

花圈。一只又一只。

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，是她献给他的。

这个普通的院子里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汉，真是莫大的缺憾。

没几天，潘雪娥搬走了，走得匆忙又唐突。

人们在整理画师的遗物的时候，不得不表示惊讶了。他的屋子里尽管灰蒙蒙的，但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拭擦过似的，明晃晃，蓝晶晶，并且，那瓶里的一束白菊花，没有枯萎。

当搬开那只老式花竹书架的时候，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。

门！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，门拉手是黄铜的。

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。原来如此！

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。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哀情和敬意，顿时化为乌有，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。

不过，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，哇地喊出声来——黄铜拉手是平面的，门和门框平滑如壁。

一扇画在墙上的门！